

#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不可靠叙述”

魏全凤\*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不可靠叙述的定义,从发送者、文本以及接收者之间的互动分析叙述的不可靠性,将其分为情节层的人物冲突、叙述层的反讽调侃、文本间的互文冲突以及交流层的价值冲突。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华裔作品《女勇士》和《玛德琳在沉睡》进行了细读分析。两部作品是文本间和文本外不可靠叙述的典型,而两者引起的读者接受度却并不相同。而实际上,用存在符号学的论点来看,两者都是“自我”走向“自身”并达到超越的存在书写。

**关键词:** 不可靠叙述; 交流; 华裔文学; 自我

**Abstract:** This essay firstly talks about what is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interaction among sender, text and receiver, then classifies unreliable narration into character conflict in plot phase, irony conflict in narrative phase, inter-textual conflict between texts, and value conflict in communicative phase. Chinese American works *Women Warrior* and *Madeleine Is Sleeping* are analyzed with close reading. The two works are typical examples of inter-textual and extra-textual unreliability but they lead to different acceptance from rea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 Semiotics, they both have distinctive significance in unveiling the existential journey of subject from “MOI” to “SOI”.

**Key words:** unreliable narration; communicati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elf

---

\* [作者简介]: 魏全凤,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华裔文学、符号学方向的研究。

## 一、何为不可靠叙述？

《小说修辞学》中，韦恩·布思（Wayne C. Booth, 1921—2005）提出了“不可靠叙述者”的概念：“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准则（即隐含作者的准则）相一致时，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则称为不可靠叙述者。”（Booth 158—159）在新批评时代，此定义侧重文本内部有机结构。布思的学生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 1951— ）根据叙述者所发挥的三个功能（报道、评价和解读）提出以交流中的“事实/事件”、“道德/判断”、“知识/感知”三个轴来区分。（Phelan 49—53）对“交流”的重视，理所当然把读者和作者的协商关系引入进来。随着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人们愈加重视读者的作用，纽宁（Ansgar Nünning, 1959）甚至提出，“与其说不可靠性是叙述者的一种性格特征，还不如说是读者的一种阐释策略”（Nünning 95）。布斯与纽宁，前者强调发送者的权威，后者强调阐释者的自由，两者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也有学者同意，不可靠叙述归根结底是叙述者的感知和表达、（隐含）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暗示和线索）以及读者的参与和识别这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陈俊松 2009：58）综合各家观点，佩尔·克罗格·汉森（Per Krogh Hansen, 1968— ）将不可靠叙述分为三类：文本内不可靠叙述——主要涉及经典定义中叙述者之间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差异；文本间不可靠叙述——指作品中的人物凭借自己先前的存在、塑型或文本之外的内容，将读者的注意力引至自己的不可靠性上；文本外不可靠叙述——其原因在于读者在文本世界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知识。（汉森 32—40）面对扩展的分类，赵毅衡则将之置于“符号叙述学”（赵毅衡 2012：4）框架内进行考察。因此，符号学一些关于交流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叙述学研究。赵毅衡提出，研究符号就是研究意义，即意义的传达、交流以及接收。因此，研究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符号的叙述文本，需要考察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文本的文本意义以及接收者的阐释意义。（赵毅衡 2011：50）

根据叙述文本的意义交流过程中作者的意图真伪、文本的可靠程度和读者的接受与否,赵毅衡总结出八大类型交流模式:1a 诚意正解型(科学实用文本);1b 欺骗成功型(如成功的虚假广告);2a 反讽理解型(如反讽文本);2b 表演—幻觉型(假戏真看);3a 不得理解型(不符合读者的认知);3b 表意受阻型(如策略失败的广告);3c 谎言失效型(如未达目的的虚假广告);4 假戏假看型(美言不信)[镶嵌 1a 真事真看型(信美言)](赵毅衡 2011: 267—273)。

以上类型中,赵毅衡认为 4“假戏假看型”是典型的艺术形式,作者任意创作,读者也明白纯属虚构;不过 4 与 1a 同时存在,即在文本世界内部,读者为主人公流泪欢笑,形成读者与作者的共识。

此外,在这八类中,3a、3b、3c 是交流失败型。其失败的原因,有作者的伪意图,有不恰当文本,也有读者的认知冲突。交流成功与否,依赖于这三者的“恰当”——恰当的作者意图、恰当表述的文本和恰当阐释的读者。

根据汉森的文本内、文本间和文本外不可靠叙述的分类,以及赵毅衡总结的这八类交流过程,可以发现,“不可靠叙述”的定义已经得到极大的扩展,同时也让这一术语变得复杂。文本内叙述者与隐指作者不一致的不可靠叙述,赵认为是反讽理解型;文本间不一致的不可靠叙述,在赵那里为表演幻觉性。此外,文本外不可靠叙述所依赖的不仅仅是读者的认知,还有作者和文本是否“恰当”。

综上所述,把作者和读者引入不可靠叙述,大大地扩展了其定义和范围。此时,不可靠叙述不仅仅是文本内部的反讽,还指文本之间的变异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冲突。因此,不可靠叙述可能出现在小说的各个层次,如情节层、叙述层和交流层,此时,“不可靠叙述”包括情节中主人公之间的不一致(人物冲突)、叙述层中叙述者与主人公的不一致(反讽调侃)、前文本与新文本之间的叙述冲突(互文冲突)以及交流层中作者与读者的不一致(价值冲突)。由于前两种不可靠叙述已多有阐述,故本文将侧重对后两种情形进行分析。

## 二、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不可靠叙述

华裔所处的跨文化语境,让华裔写作本身充满了不定和悖论,作品中体现的不可靠因素比比皆是。身份冲突、中国执念,让作品中的人物之间充满了火药味,也让叙述者与作者立场游移不定,同时,作品所带来的争执让读者与作者之间无法调和。这是一块叙述争夺的战场,其争夺者的立场和内在根源值得我们探讨。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 )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1976)就是典型一例。全书由五个故事组成:“无名女人”中,“我”听母亲讲姑姑的遭遇,“白虎山峰”描述“我”上山学武的事迹,“巫医”记叙“我”母亲的行医经历,“西宫门外”讲述“我”姨妈的遭遇,“羌笛野曲”讲述“我”从沉默到高歌的成长故事。整个作品就是围绕“我”和“我”身边人物的故事集锦。汤亭亭坦言“讲故事”的叙述策略受口述文学的影响。口述重在发声和表达。尽管作品中的母亲告诫女儿“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汤亭亭 1),而女儿却将之视为对中国特征的追寻,“我仍在不断地想理出头绪来:究竟什么是我的童年、我的想象、我的家庭、我的村子、电影故事、现实生活等”(汤亭亭 189)。

作品还糅合了中国历史故事的成分:母亲刺字在“我”的身上,结合了花木兰、岳飞的故事;华裔女孩在异域放声歌唱,与蔡文姬在匈奴吹奏“胡笳”学异族语言的经历相似。这些文化借用,源于作者试图将“女勇士”的特征表现出来,汤亭亭说,“我故意把这两个故事扯在一起,我感到我必须这样做。我要表现女人的力量,用男子的力量去增加女子的力量。”(张子清 194)

作品中第一人称“我”的使用,让故事充满了真实感,易于让读者接受;丰富的中国文化故事让作品充满了浪漫传奇。该作品受到众多美国读者的喜爱,荣获 1976 年非小说类“国家书评界奖”,被列为“美国大学校园里当代美国作家作品中最常采用的教材”。

不过也正是这两大叙述特征在华裔文坛引发了她和赵健秀(Frank Chin, 1940— )之间的“赵汤之争”。赵健秀对汤亭亭的不满首先是作品的“自传”定位上。据汤婷婷说,《女勇士》本来以小说的名义交到出版社,但出版社认为,以自传的名义出版更有市场销量。因此,该书在出版时,文体就由小说变成了自传。赵健秀对自传定位嗤之以鼻,认为汤婷婷应该坚持让该书以“小说”而不是以“自传”文体出版。他也不满汤亭亭对中国文化的改写,指责她“为投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所好而不惜篡改中国文学作品”,是“用白人的言语方式,使自己美国化了”(Chin 1—92)。

关于自传和文化改写的争执正属于不可靠叙述的范畴。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自传是“关于真实事件及事实的作品,不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故事。”最核心的意思就是真实性、非虚构性。《女勇士》被定义为自传时,就表明该作品的真实性,作者要对其负责任。作者同意出版社改为“自传”出版,她与出版社共谋,冒了伪意图的风险。而在内容上,作品将中国不同朝代的人物如岳飞、花木兰、蔡文姬等的故事嫁接在华裔女孩身上,属于文本间不可靠叙述。此时作品对当地读者属于“2b 表演—幻觉型”,对华裔读者属于“4 假戏假看型”,其差别在于前者接受,后者拒绝。而如果是小说,作品就演变成文学世界内部的“1a 诚意正解型”,作者任意虚构,读者恣意感动,读者对文本的真实所负的责任悄然消除。这也是赵劝诫汤“应该将作者隐藏起来”的原因。

由此可见,当地读者与华裔读者由于认知语境不同,对作品的接受度完全不同,此文本外不可靠叙述之复杂程度可见一斑。在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华裔作家眼里,写作即战斗,处于社会边缘的华裔只有拿起中国文化的武器,对抗白人至上主义,才能建构华人的地位。而在汤亭亭的作品里,女性的勇敢遮蔽了男性的权威,文化的改写让中国文化缺乏本真的依靠,这对于建构中国男性形象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实,赵汤两者的目的都在于建构华裔形象,只是前者以“正统”的中国文化作为其身份依靠,而后者试图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通

过讲述使其身份得以清晰。正如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 1944—)所言,“《女勇士》并没有讲述个人的自传故事,而是通过自传文体进行种族意识和性别意识的体验和创造。”(Lim 264)

我们再来看另一部不可靠叙述作品——华裔女作家何舜廉(Sarah Shun-Lien Bynum, 1972—)的《玛德琳在沉睡》(*Madeleine Is Sleeping*, 2004)一出炉就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捧走多项大奖。小说以法国巴黎古老的乡村庄园为背景,叙述沉睡的小女孩玛德琳在梦中跟随吉卜赛杂技团流浪的故事。作品在现实与梦幻之中穿梭,立体的迷宫叙述让小说充满了奇幻的色彩。小说的奇幻特色来自对西方经典童话的重写。

首先是对美籍澳大利亚作家路德威希·白梅尔蒙(Ludwig Bemelmans, 1898—1962)创作的经典童话《玛德琳》(*Madeleine*, 1939)的重写。重写作品中的玛德琳“Madeleine”,与原作的拼法略有不同,暗示了小说与原作主人公境遇的差异。在重写作品中,玛德琳因在游戏中摸了村里傻子祖伊的生殖器,手被烫成粘连,后被吉卜赛杂技团玛格丽特收留。在流浪中,玛德琳爱上腹部会发出奇妙声音的音乐天才普约尔,试图回家乡为他搭台。在舞台上,纵然玛德琳使尽浑身解数,观众还是愤怒地盯着她。玛德琳很害怕,后来倒地不醒。玛德琳的经历与德国格林兄弟搜集整理的民间传说《睡美人》中主人公的经历也相仿。在重写小说中,现实中的玛德琳处于沉睡状态,一名绅士上门试图吻醒玛德琳,娶她做新娘。可是母亲让孩子们把玛德琳全身涂上黄油、蛋糕、蛋黄等,绅士未能吻醒她,只留下满脸蛋糕屑。

小说对经典文本的重写,属于“文本间不可靠叙述”。原作与重写中的主人公玛德琳的名字相似,境遇全非;玛德琳与睡美人情节相似,但结局相反。前文本和重写文本出现强烈的反差,那么,如何判断其不可靠性?按照汉森的说法是后者不可靠,因为不忠实于原作,但是在两者都是虚构童话的前提下,无法断言前者更为真实。不过,从文本角度来看,前者强调“故事”本身,它制造完美的结局,读者可

在文本世界内获得满足,为可靠文本。而重写作品强调叙述方式,线性的情节顺序被置换成了立体的迷宫式书写,作品中的人物在梦境与现实之间交叉,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似乎属于不可靠文本。可是,进一步解读,我们发现,作品通过对传统情节的拆解和戏仿,一再提醒我们现实的无奈和梦境的纯真、文化的压制和个体的边缘。这使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认同了文本的可靠性。从读者的认知角度考虑,前者故事单一,适合喜爱幻想的读者,后者叙述复杂,适合有反思精神的读者,两者带给理想读者的都是愿意接受。综合以上比较,可以判断:原作属于“2b 表演—幻觉”即假戏真看型;重写作品属于“2a 反讽理解型”。

### 三、不可靠叙述的存在意义

两部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背后含有更深的意义,我们可以用存在符号学中“自我”(MOI)和“自身”(SOI)的动态流动来解读。根据存在符号学家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 1948— )的论点,自我和自身分别指代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自我要走向超越,必须要冲破自身的包围,而与此同时,自身又通过一些既定的文化规范反向影响自我,因此,自我和自身之间形成对流。自我从 M1 出发,依次向 M2、M3、M4 运动,也即从混乱无序的内在动能向自我的身份、社会自我和超越自我发展,形成一个“之”字形的轨迹,而自身则从 S1 开始依次向 S2、S3、S4 运动,呈反向的“之”字形轨迹。(塔拉斯蒂 329)

汤亭亭作品中的“我”是小说中着力建构的人格,第一人称有权进行自我描述、自我解释、自我剖析,自我的内在动力层面易于表述出来,其书写的目的是向自身流动。只是由于自身已经分为主流社区 S1 和华裔社区 S1',自我需要选择前进的方向。汤婷婷选择了走向 S1',此走向是通过否认和篡改 S1 来达到的。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主体自我与自身处于长距离的隔阂地带,因此自我发声,试图引起自身的注意。而与之相对,赵健秀观点下的华裔自我向 S1 流动,它

通过否认和抵抗 S1 得到实现。实质上，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张扬自我、与自身接触，只是由于不同文化规范产生不同的自身，让两者形成不同的走向。

相比而言，何舜廉的作品显得更为激进。作品不让读者联想到一丝华裔的痕迹，自然躲过了来自两个社区的诘问，而同时作品左右开弓，一方面对经典童话进行改造，一方面对现实人物进行反讽，将叙述从族裔书写中悬置出来，直接凌驾于任何文化语境之上。在作品中，自我和自身的人格来自童话，看似不涉及任何一方现实语境，而实际上，自我的动能却发出超常的能量，自身也反映出超常的压迫，两者形成拉锯式的争夺战。同时，作品使用诗意的语言，创作出超现实的梦幻人物，随时提醒人关注本真的诗性自我。从此层面，自我成功冲破自身，进入超越。

总之，与不可靠叙述的定义扩展相对应，对不可靠叙述的分析也为文本分析扩展了诸多术语和分析视界。此时，可靠与否成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博弈。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交流过程中的暗暗较真，更让叙述本身充满了种种玄机，而华裔文学正是此种较量的实战演练。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1.
- Bynum, Sarah Shun Lien. *Madeleine Is Sleeping*. Orlando: Harcourt, 2004.
- Chin, Frank.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Fake."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Eds. Chang, Z. J. Paul, et al. New York: Meridian, 1991. 1-92
- Lim, Shirely Geok-l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Life Stories: Thematics of Race and Gender in Jade Snow Wong's *Fifth Chinese Daughter*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merican Women's Autobiography: Feasts of Memory*. Ed. Margo Culley.

Madison. WI: U of Wisconsin P, 1992.

Nünning, Ansgar. “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Oxford: Blackwell, 2005.

Phelan, James.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Ithaca: Cornell U P, 2005.

Tarasti, Eero. “Existential Semiotic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 Ed. Jaan Valsiner. New York: Oxford U P, 2012.

陈俊松：“再论‘不可靠叙述’”，《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55—60页。

佩尔·克罗格·汉森：“不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尚必武译，《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第32—40页。

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

张子清：“东西神话的移植和变形——美国当代著名华裔小说家汤亭亭谈创作”，《女勇士》，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

赵毅衡：“符号叙述学”，《符号学诸领域》，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